



世界文学经典导读

世纪的孤独

马尔萨斯与《百年孤独》

夜半的太阳

普鲁斯特和《追忆似水年华》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I06
18
:26

世纪的孤独

——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

张志强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当代著名小说家，拉丁美洲重要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评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作品，以及在马尔克斯影响下的当代南美文坛。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流程中最为典型而且对他的创作影响较大的事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于《百年孤独》的介绍也比较全面系统，使尚未来得及读这部小说的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目 录

1	引子
4	孤独：拉丁美洲的主题
4	辉煌
6	落没
8	孤独
10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命流程
10	私生子的儿子
12	家：魔幻般的摇篮
16	走出温暖的“牢笼”
19	厌倦的大学生活
22	暴力文学与波哥大事件
23	记者生涯和小说创作
25	巴兰基利亚
28	重返波哥大

30	海上遇难的报道
32	浪迹欧罗巴
36	到社会主义国家去
40	委内瑞拉
44	在纽约
46	《虚度年华的海洋》
48	《恶时辰》的遭遇
50	孤独：一个刚刚开始旋律
53	在荣誉面前
55	巴塞罗那
57	重返欧罗巴
58	文学“罢工”与恢复创作
59	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62	孤独，一个无法摆脱的世界 ——《百年孤独》评介
62	内容介绍
67	《百年孤独》故事分析
78	《百年孤独》艺术手法分析
85	加西亚·马尔克斯其他作品评介
85	短篇小说评介
93	中长篇小说评介
102	电影戏剧的创作
104	报告文学的创作
105	文学谈话录
106	回忆录

107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
107	关于写作生活
116	关于自己的作品
120	番石榴飘香
	——马尔克斯之后的文坛
120	拉丁美洲文坛
127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129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中有趣的争议

引 子

世
纪
的
孤
独

1982年10月21日，对于拉丁美洲的文学界是一个重要而光荣的日子。这一天，瑞典皇家科学院把世界文学上最为重要的桂冠——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哥伦比亚优秀的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授奖的理由是，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马尔克斯作品“将幻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一个大陆的矛盾和生活”。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的消息传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时，引起强烈的反映。全城人民喜出望外，所有的广播电台都中断了日常的节目而改播这位作家的生平 and 获奖的喜讯。哥伦比亚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说：“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的巨大光荣。”总统还亲自打电话向马尔克斯表示祝贺，他说：“全哥伦比亚人民的心都被你征服了！”

此时的马尔克斯侨居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消息传到后，马尔克斯的数十位报界朋友纷纷前往他的寓所，举行香槟

酒会，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佳音。哥伦比亚前总统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也在当天打电话给马尔克斯，希望他结束在墨西哥的“自动流亡”生活，回波哥大。

得知被授予诺贝尔奖的马尔克斯也异常兴奋地说：“这件事对拉丁美洲是最重要的。”“对我自己来说，诺贝尔奖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因为它在公众中享有可观的权威和力量。当然，我并非企图借此参加竞选或进入议会。我只是由此想到解决中美洲或全拉丁美洲的问题的可能性。”“对哥伦比亚年轻的作家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这向他们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可以获得的。”在1982年12月8日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马尔克斯发表了著名的《拉丁美洲的孤独》的讲演。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第一个获得这项享有很高国际威望奖金的作家，在拉丁美洲他是第四位。前三位拉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1945年获奖的智利女诗人加贝列拉·米斯特拉尔、1967年获奖的危地马拉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71年获奖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金额为1.15亿克朗（约合15.7万美元）。

加西亚·马尔克斯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百年孤独》，这部小说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决定性的一票。这部写于1965—1967年间的长篇小说，在他获奖之前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1969年获意大利基安恰诺奖，同年获法国最佳外国作品奖。1970年被美国文学评论家列为12部优秀作品之一。1967年6月《百年孤独》问世。第一版刚印刷完几天就被销售一空，第二版、第三版及至以后的数版，情况也是如此。在三年半时间内，小说出售了近50万册。到1982年获诺贝尔文

学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百年孤独》已经出版了1000万册以上，被译成了32种外国文字。而且，至今这部风靡全球的文学名著还在大量地被印刷、出售、阅读，这在文学史上，尤其是拉美文学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观！

除《百年孤独》以外，马尔克斯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197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迷宫中的将军》（1989年）；中篇小说《枯枝败叶》（1955年）、《恶时辰》（1961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年）；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1955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年）；电影文学剧本《绑架》（1984年）、《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1982年）；报告文学集《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1970年）、《米格尔·利廷历险记》（1986年）等。

马尔克斯的主要文学成就就是在运用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上有独创精神。他接受并突破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在创作中又采用了阿拉伯神话、印第安民间传说以及《圣经》故事的技巧，兼容并蓄，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善于把现实主义场面与完全出于虚构的情境并置共存，通过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的折射，反映和表现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无论马尔克斯或者他的作品，无疑都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最典范的代表。

孤独：拉丁美洲的主题

辉 煌

1899年到1902年哥伦比亚爆发了长达1000天的内战，这次血腥残酷、使国家蒙受破坏并使之濒临绝境的千日战争，以自由党人的起义开始，以保守党人的胜利而告结束。那时候，马尔克斯的诞生地阿拉卡塔卡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城镇。它依山傍水，坐落在马格达雷纳省境内一个时而酷热难挡、时而大雨滂沱的地区。

从1904年到1910年拉斐尔·雷耶斯统治哥伦比亚时期，由于马格达雷纳河流域大规模种植香蕉，从而使哥伦比亚的大西洋沿岸一带突然地繁荣起来，并形成了令哥伦比亚人日后津津乐道的“香蕉热”。“香蕉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来商人，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也在此时侵入到这个地区并扎下了根，依据它雄厚的实力，开始吞并和剥削这块肥沃丰饶而充满魔力的

土地。仅 1908 年，在 11000 名种植香蕉的农业工人中，就有 3000 名是为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卖苦力的。

于是，阿拉卡塔卡一下在哥伦比亚发迹并名噪一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描述他的家乡阿拉卡塔卡那时的繁荣景象的：

“香蕉公司一经宣告建立，世界各地各色人等立即接踵而至，来到这个小城镇。它一下子就充满了颇为奇特的色彩，因为一时间，哥伦比亚濒临大西洋的这个小镇居然通行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了，然而，人们彼此却谁也不懂谁讲的话。那年头，真是阔绰得很哪，当然，这只是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阔绰，人们一面跳着昆比亚舞，一面点火大把大把地烧着钞票。昆比亚舞通常是要点燃一支蜡烛来跳的，但那时，普通的香蕉种植园雇工和正式工人居然也阔得能用钞票来代替蜡烛了。这也就是说，一个香蕉园雇工也许每月可以挣到 200 个比索，而镇长或法官只能挣到 60 个比索。所以，那时也就无所谓什么真正的权势；有也可以贿赂的，因为只要香蕉公司随便出点钱，给点好处，便可有权有势，称王称霸了。”

同样，民间也有类似的描述：

“放荡的裸体女人在达官权贵面前跳着昆比亚舞，而这些阔佬却为那些骚娘儿们在大烛台上用面值 100 比索的钞票来代替蜡烛点火照明。

这样，“香蕉热”所带来的“黄金时代”在哥伦比亚人的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落 没

美国的经济侵略不仅没有遭到任何反抗，恰恰相反，甚至还受到了欢迎。因为它为当地人编织了促使经济兴旺的海市蜃楼般的幻景：美国的商人们能提供许多新的就业机会，能为封建的大庄园里的农民提高工资，因此，人们似乎觉得，这样就能促使本地区实现进步和现代化了。

其实，他们错了，这种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这种对当地廉价劳力的剥削，和强行加在拉丁美洲各国身上的经济束缚，实际上是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他们沦为单纯的原料输出国这样一种畸形状况。美国人在当时所使用的政治手腕，一是用金钱收买，二是靠武力侵略，目的是建立一个俯首贴耳的傀儡政权，以便确保他们的经济侵略的顺利进行。而且他们还镇压建立工会等种种不轨图谋以及工人所发起的要求享有各种权利的任何运动。

对于所有这一切，当时的公众似乎尚未觉醒，甚至在许多地方（马尔克斯的家乡阿拉卡塔卡就是如此）还把这段时期追忆为“幸福的时代”！

但是，1910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唤醒了沉睡的拉美人民。从2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的工会运动发展壮大起来，从此，这块被外来势力侵扰的土地进入了一个社会冲突和工人斗争的时期。各种工会、劳动者总部相继成立，第一批无政府主义、工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也先后宣告组建。

与拉丁美洲的革命相呼应，哥伦比亚的觉醒也开始了。在

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的第二年，即1928年，哥伦比亚也爆发了第一次大罢工，并影响到整个种植香蕉的地区。这次罢工遭到了军队的野蛮镇压，统治者下令宣布罢工者是一帮“歹徒”，并授权军队用武力镇压。罢工者在谢纳加火车站惨遭机枪扫射。这一大屠杀使无辜牺牲者成千上万，尸横遍野。当时的马尔克斯仅仅两岁，而后来成为马尔克斯密友的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当时就住在惨案发生地点对面的一座房子里，他目睹了这一切。

这一事件深深地铭刻在哥伦比亚人民的脑海中，人民真正地清醒起来。马尔克斯后来是这样描述的：

“终于，那些人一个个地都开始觉悟了，都有了行会意识。工人们首先提出的是基本的生活要求，因为当时的医疗待遇极差，无论谁生了什么病，都只给小粒蓝色的药丸吃。工人们瞧病得先排队，然后由护士在每人嘴里塞一小粒蓝药丸……这种问题后来变得既尖锐，又普通，连孩子们生病也得排队就医，领取一小粒蓝药丸了，可他们又把药丸从嘴里吐出来，还回去，用来画彩票上的号码。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就得要求改善医疗待遇。在工人居住区修盖厕所，因为他们每50个人只有一个简单茅房而且每年圣诞节才更换一个……此外，还有另一件事令人不快：香蕉公司派货船驶往圣玛尔塔，然后装上香蕉开往新奥尔良，但是货船返回时，船舱里却空空如也。当时公司方面竟想不出办法来支付返程的开销。后来，他们总算想出一个办法，其实，也不过是为公司所属各店铺带回货物，然后卖给工人作为开支。但工人们要求支付现金，而不只是领取只能在这些商店使用的购物券。他们举行了一次罢工，一切便陷于瘫痪了。政府不但没有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反而出兵弹压。

大兵把工人们集中在火车站，说是一位部长要来处理此事，但实际上军队把工人在车站上团团围住，限令他们五分钟内全部疏散。工人无一人撤离，便惨遭屠杀。”

于是，“香蕉热”迅速地降温，再加上香蕉种植园在其他地区的拓展、香蕉价格在世界市场的下跌，使“香蕉热”降温速度大大加快。这样，哥伦比亚盛产香蕉的地区日渐衰落，“香蕉热”时期建立起来的与世界各地的交通联系也纷纷中断，大片大片的耕地遭到遗弃。对于哥伦比亚的人民来说，等待他们的出路就是背井离乡和失业挨饿。

孤 独

跟着这种没落萧条的状况，人民也就失去了往昔那种用钱当蜡烛燃的辉煌心境，而代之以压抑的、郁闷的孤独了。

阿拉卡塔卡更是如此，经济的崩溃、背井离乡的磨难，和失业挨饿给这个热带城镇带来的同样是痛苦和无奈。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时候，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对于阿拉卡塔卡来说，都是往昔的回忆了。

现实已经告诉了人们：这世界已濒临贫困、堕落和崩溃的边缘了。然而，过去消逝了的现实在当地居民的记忆里，仍然没有泯灭，而且，还是他们用以抵御当前空虚的生活的一种绝妙武器，因此，该地人民的想象力也就很自然地会丰富甚至扭曲历史的真实，以致使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变得异常矛盾。也因此使得他们由于没有其他更为美好的事物，阿拉卡塔卡只能在神话、鬼魂、孤独以及对往事的眷恋之中苟且偷安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的文学创作几乎都是以这种神话、

鬼魂、孤独为素材加工而成的，这也曾经是他儿童时代的精神食粮。当马尔克斯出世之时，阿拉卡塔卡已经是只能凭借对往事的追忆才得以生存了。因此，马尔克斯的作品也将凭借对阿拉卡塔卡的追忆才赋有生命。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命流程

私生子的儿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在 20 年代初，离开了他的家乡辛塞镇，独自一人来到哥伦比亚著名的港口卡塔赫纳的大学深造。但由于无人接济，不久便被迫中断学业，自谋生路。

那时，大西洋沿岸正是“香蕉热”的鼎盛时期，来自各地的人都云集在这个盛产香蕉的村镇，一心想挣钱发财。马尔克斯的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就在这个城市的中心——阿拉卡塔卡找到了一份电报报务员工作。尽管在学业上没有什么机会了，但他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赢得了温馨的爱情。

那时，他刚刚来到阿拉卡塔卡，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埃利希奥结识了全镇最漂亮的一位姑娘——路易莎·圣地亚加·马尔克斯·伊瓜朗并爱上了她，姑娘对埃利希奥·加西亚也是情有所

钟，心心相印。

路易莎出身当地名门世家，因此，这种人家，对于那些由于“香蕉热”而不断云集到阿拉卡塔卡的外乡客是绝对地蔑视的。再加上路易莎的父母都是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路易莎的父亲——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伊瓜朗曾在本世纪初爆发的规模最大的内战中，在自由派将领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的指挥下，驰骋战场，荣获上校军衔。因此，埃利希奥·加西亚的爱情必然会遭到这位上校及其夫人的反对。

更为糟糕的是，埃利希奥·加西亚是一个私生子，这样的出身和处境，怎么能异想天开地娶一位最漂亮最显贵的小姐呢？于是上校对女儿严加防范，但压制也没有阻碍两人的爱情，他们依旧偷偷地幽会。于是，上校就把女儿送出家门，让她去本省各镇有他们家亲友照应的地方走走。

但是，即使这样也没能将路易莎与埃利希奥·加西亚分开，只要路易莎到了一个新地方，埃利希奥·加西亚就会给她发电报（别忘了，埃利希奥是一个电报报务员！），而路易莎又通过报务员把情书传给埃利希奥·加西亚。上校一气之下，就把埃利希奥·加西亚给轰到哥伦比亚北部的城市里奥阿恰去了。

但是，路易莎对自己的情人坚贞不渝、痴心不改，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路易莎的父母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但要求这对情侣要远离阿拉卡塔卡，于是，1927年，两人移居里奥阿恰。

不久，即1927年，路易莎即将分娩（在1926年她就已经怀孕），她的父母听到这一消息后，转怒为喜，老夫妇俩盼盼心切，便命路易莎回到阿拉卡塔卡，以便使第一个外孙安全出世。